

目 录

第一回	酒邀良友敦交谊	金赠偷儿见侠情……………	(1)
第二回	张杰士投谋寨主	秋联女过继胞姑……………	(7)
第三回	姜老图财营贩米	贾婆逼女自斫柴……………	(12)
第四回	秋莲女畏逼离阁	春发郎怜情赠金……………	(15)
第五回	旷野奇逢全泄漏	高堂阴毒起参商……………	(20)
第六回	同私奔乳母伤命	推落涧秋娘脱灾……………	(26)
第七回	刁歪妇公堂告状	逃难女尼庵寄身……………	(32)
第八回	清上官推情度理	作恶妇攀东扯西……………	(36)
第九回	石敬坡报恩惹祸	李春发无故招灾……………	(41)
第十回	公堂上屈打成招	牢狱中协谋救主……………	(45)
第十一回	惧卖身私逃陷阱	因同名孟浪鸣官……………	(50)
第十二回	何巡按听诉私访	徐黑虎认车被擒……………	(55)
第十三回	错中错捞女成男	奇上奇亲夫是尸……………	(59)
第十四回	三拷下探陈叛势	两军前吐露真情……………	(63)
第十五回	重金兰擅劫法场	明大义逃归囹圄……………	(67)
第十六回	男女会庵中叙旧	春秋配救赐团圆……………	(72)

第 一 回

酒邀良友敦交谊 金赠偷儿见侠情

世上姻缘有定，人间知己难逢。堪欣全如又全空，
何妨受些惊恐。只因闺名一韵，错讹正在其中。
将功折罪荷皇封，孤鸾喜配双凤。

——右调《西江月》

话说大明天启年间南阳罗郡有段姻缘，真是无意而得，遇难而成者，其人姓李名花，表字春发，生得容貌端方，性情文雅。胸藏五车之书，才超众人之上。青衿学子，尚未登科。不料父母早亡，并无兄弟，孤身独处。中馈乏人，只有老奴李翼朝夕陪伴。但他功名上不甚留心，林泉中却极着意。一日独坐书斋，恰当重阳时节。正是：

霏霏细雨菊花天，处处笙歌共绮筵。

九日登高传故事，酺来落帽是何年。

这李生在斋中寂寞无聊。偶尔闲步，见梧桐叶落，黄花正芳，不觉酒兴甚浓，一声就叫李翼过来。李翼忽听主人呼唤，忙到面前说：“相公有何吩咐？”李生道：“今日重阳佳节，收拾酒肴，待我夜饮。”李翼道：“饮酒登高方为避疫，正该白昼，何

必夜饮。”李生道：“你原不知九月九日，乃是李陵在番登台望乡之日，后人登高，依古托言避疫。饮酒最乐，你去沽酒，我在这里看李陵在番的古文一回。”李翼闻言，不敢怠慢，说：“小人即去，安排酒肴便了。”竟自退去。李生打发李翼去后，翻阅了一回史书，又朗诵了一遍歌词。不觉夕阳在山，众鸟归林，已到黄昏时候。只见李翼走来，说：“酒肴俱已齐备，请相公夜消。”李生道：“你且回避，待俺自酌自饮，以尽九日之欢。”李翼应声去了。李生饮着一盘茱萸美酒，对着一盆茂盛黄菊，尽兴而饮。这且按下不提。

却说李生同学中一个朋友，姓张名言行。生得相貌魁伟，勇力过人。却是满腹文章，功名顺利。前岁乡试已竟登科，及至次年联捷又中了进士。不料场后磨勘，因查出一字差错，竟革去了前程。自此以后，居处不安，常常愤恨说：“我有这等才学，何处不可安置。什么是先得后失，这样扫兴。难道就家中闷坐了结此生罢了。近日来，幸喜集侠山好汉请我入伙，倒是称心满意的事。所谓不得于此，则得于彼。不免打点行囊，飘然长往，有何不可。我想罗郡绅衿，唯有李花与我最厚，何不到他家一别，以尽平日交情。”竟移步走到李春发门首，叫声：“有人么。”李翼闻听开了门，说道：“原来是张相公。”忙报主人知道。李生急忙迎出道：“仁兄从何处来，快请庭中一坐，少叙阔情。”张言行道：“有事特来奉告。”二人遂携手进了中庭，分宾主坐下。李生忽见张言行满眼垂泪，问道：“仁兄为何落泪？”张言行道：“贤弟不知，愚兄自遭革除之后，居处不宁，幸喜集侠山众好汉请俺入伙，不久就要起身。你我知己好友，故此明言相告耳。”李生闻言，大惊失色道：“集侠山入伙，岂是读书人

做的事？诚恐王法森严，仁兄再请三思，不可造次。”张言行道：“俺张言行入世以来，义气包身，奇谋盖世。既遭革退，功名无成，何年是出头日子。若碌碌终身，死不瞑目。”李春发道：“不然，读书的人处在世间，趋福避祸，理之当然。忤逆之事，岂可乱行。况且富贵贫贱，凭天主张，何必如此激烈。”张言行拍案大叫道：“俺生平不知道什么祸福，比不得古圣贤省身学问。我想愚兄抱些才略，自当雄壮其胆，做些人所不能为、不肯为、不敢为的事业出来，方能惊天动地，嚇人耳目，才是英雄。若斤斤自守，受人挫折，实不甘心。主意已定，无烦贤弟拦阻，就此告别罢了。”李生又挽住衣袖道：“仁兄执意如此，小弟也不敢苦劝。现成肴酒痛饮几杯，权当送行何如？”张言行道：“这个使得。”李生吩咐李翼掌上灯，快将酒烫来。李翼答应，递过酒来。李生说：“待我奉仁兄一杯。”张言行道：“相交好友，何用套言。”李生道：“遵命了。”二人坐定，饮了数巡。李生开口道：“小弟有一言，还望仁兄裁夺。想老仁兄乘七尺之躯，那绿林中勾当，岂可轻易入伙。倘官兵一到，何处躲藏，到那时节悔之晚矣。况且仁兄具此才学，重新再整旧业，脱绿换紫，亦甚易事，何苦轻投逆类，岂不有玷家声。”张言行闻听鼓掌大笑道：“贤弟真个是个书呆，出言甚是弱儒。但愿到集侠山，大事定妥，便可横行天下，何事不可为。方觉痛快，愚兄酒已醉了，就此告别。”李生又拦住道：“夜已深了，请到上房同床夜话，俟明日早行，岂不两全。”张言行无奈，只得依从道：“也罢，应是如此。”李生遂唤李翼铺设停当，两人携手同行，到了卧房，不肯就寝，重新摆上酒菜来同饮。说了些古人不得志话头，又讲了些豪杰本领不受人拘束的言语，甚是欢腾。听得渔楼二鼓

声急。暂且按住不表。

却说罗郡中有个做贼的，姓石名唤敬坡，吃喝赌嫖，无所不做。每日在博场中输了钱财，手中困乏，即做那夜间的勾当。这日又因无钱使用，自言自语道：“我石敬坡生来身似灯草，飞檐走壁，稳如平地。因母老家贫，没奈何做此行径。又缘赌博不利，偏偏要输钱。这两日甚是手乏，趁今夜风急月暗，闻听李花家产业丰厚，不免偷他些东西，以济燃眉之急。此刻已过二鼓时候，正好行事。”遂转弯抹角，来到李家门首。石敬坡望了一望道：“好大宅院，待咱跳过墙去相机而行便了。”只见他将身一跃，已坐墙头上边。又将身一落，已到院内。虽然脚步轻巧，亦微有响声。只听得犬吠连声，惊醒院公李翼。闻得狗叫不比往日，慌忙起身来，道：“狗声甚怪，想是有贼，不免起去瞧瞧。”遂开了门，四下张望。却说石敬坡见有人开门，只得潜身躲在影身所在，装作猫儿叫了几声。这也是贼人惯会哄人的营生。李翼吓了一口道：“原来是一只猫儿，将我吃了一惊。进房睡去罢。”石敬坡在暗中喜欢道：“险些儿被这老狗打破了这桩买卖。”停了一时，见无响动，方敢跳出身来，向上房一望，灯尚未熄。怕有人未眠，不敢轻易上前，又在暗处暂避。这是什么缘故，只因张李二生，多饮了几杯，讲话投怀。已过三更时分，精神渐渐困倦，又兼酒气发作，二人竟倚桌睡去，哪里意料到有人偷盗。这石敬坡站立多会儿，见寂无人声，便悄悄走到门边。并未关掩，又向里一张，见蜡烛半残，满桌子上杯盘狼藉，两位书生倚桌而眠。石敬坡暗笑道：“原来烂醉了。待咱将竹筒吹灭了烛，现成肴酒等我痛饮几盅，以消饥渴，有何不可。”遂移步到桌边，把壶执定，托杯在手，然后吹灭了烛，

自斟自饮，满口夸奖好酒，多喝几杯，壮壮胆气。又喝几杯，忽道一声：“呀！不好，浑身都软了，想是有些醉意。”正然自己言语，只见张言行猛然惊醒，看旁边有人，遂大喊道：“有歹人！看刀。你是做什么的？”李春发亦自惊起。吓得那石敬坡，战战兢兢，寸步难行。只得跪下说道：“请爷爷听俺下情，小的石敬坡，既无买卖，又少田园，家道萧条，上有八十岁老母，忍饥受饿，无计奈何，做这样犯法的勾当，望爷爷可怜饶命。”张言行喝道：“呸！定然是少年不作好事，诸处浪荡，任意赌博，才做这黑夜生意。待我杀此狗头。”才待要斫，李生慌忙扯住道：“我劝仁兄且息雷霆，断不可结果他的性命，他也是为穷所逼，无法可施。这一次且将他恕过，仁兄且请坐下。”张言行放下刀，说道：“太便宜他了。”李生遂叫李翼过来，快取白银三两，绵布两疋，与石敬坡拿去。李翼不敢违命，遂各取到，说：“银布在此。”李生道：“着他拿去。”石敬坡道：“蒙爷爷不伤性命，感恩不浅，怎敢受此赏赐。”李生道：“今日被擒，本当送官，念你家有老母，拿去供养你母亲罢。”石敬坡叩谢道：“他日不死必报大恩。”李生道：“谁要你报，但愿你改过就是了。”李翼送他出去。这石敬坡因祸得福，携着银布千恩万谢，畅心满意而归。张言行方说道：“愚兄告别。”李生道：“天明好行。”张言行道：“天明初十日，还要送舍妹到姑娘家去，没有久停的工夫。”李生道：“仁兄可再住几日，容小弟饯送。”张言行道：“贤弟既蒙厚爱，明朝到乌龙冈上相别罢了。”李生道：“你我相交多年，一旦别离，小弟心中实不能忍。”张言行道：“后会有期，何必如此。”李生道：“只得遵命，到乌龙冈奉送便了。”二人移步出了大门，相揖而别。正是：

从来名士厄逢多，谁许拊膺唤奈何。

后会难期应洒泪，阳关把盏醉颜酡。

二生相别，不知后来还能会面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二 回

张杰士投谋寨主 秋联女过继胞姑

话说张言行辞别了李春发，望家而走。只见疏星半落，天上残月犹挂，松梢披霜戴露。渡水登桥，慌慌张张，总是心中有事，哪肯少停，不多一时来到自己门首。敲了敲铜环，叫声贤妹开门。

却说张言行妹子，名唤秋联。因父母偕亡，依哥哥度日。生得容貌端庄，举止温柔。刺凤绣鸾，无所不能，无所不会。昨夜因哥哥不回，等到三更时分，方敢安寝。黎明时节忽听哥哥打门，急忙起得身来。尚未梳洗，应声走到门前。闪开门，说：“哥哥回来了。”张言行道：“回来了。”把门关上，回到房中。秋联问道：“昨晚哥哥哪里去来？”张言行道：“昨宵同李春发一处饮酒，不觉醉了，因而宿下，未曾回来。”秋联道：“原来如此，哥哥可吃茶么。”张言行道：“不用，你快收拾包裹带了钗环细软东西，姑娘病重，要去探望。”秋联道：“想是侯家姑娘么？”张言行道：“正是。”秋联道：“她乃久病之人，不去倒也罢了。”张言行道：“贤妹差矣，这一病比不得往常，定要去看看。”秋联道：“哥哥言语有些跷蹊，为何叫妹子带了钗环细软呢？”张言

行闻言着急道：“哎！贤妹哪里知道，恐怕到了他家多住几日，家中无人照管，不过为此。”秋联道：“既这等说，待我梳洗完备，做了早饭，好随哥哥前去。”张言行道：“这倒使得。快梳洗了用过饭，以便同行。”秋联遂归绣房，急急打扮。心中却暗想道：哥哥这般言语，到底叫人疑惑。数日来未曾提起，忽然这样催促。或好或歹，只得任凭哥哥主张。不觉潸然泪下。这张言行见妹妹归房之后，虽是陪着笑脸，却暗里带些愁烦。“俺虽是铁石心肠，岂不念同胞之情。但我心怀不平，要入山落草。只得把手足之情，一齐抛撇。只俺自己知道，不敢明言。”正暗自付度，忽见妹妹收拾妥当，将早饭摆在桌上。二人同吃了，然后锁了门户，扶着妹妹上了马，望侯家慢慢行来。走够多时，才到门首。张言行道：“已到姑娘宅边，贤妹下马来，待我叩门。有人么，快开门来。”

却说侯老儿，名唤上官。听得有人打门，失了一惊道：“听得马声乱嘶，人腔高唱，有什么事情，这等大惊小怪。”忽听门外又说道：“姑爹开门。”上官方知是亲戚降临，开开门道：“原来是贵兄妹们，快请里面坐。”张言行将马拴在槽上，然后同妹妹走上草堂。侯上官道：“你看这草堂上几日未曾打扫，桌椅上落得灰尘如许，待我整理整理。”张言行兄妹方才施礼，说：“姑爹万福。”侯上官答礼道：“你兄妹二人可好。”张言行道：“承问承问。”侯上官道：“快请坐下歇息。”转身向内喊道：“婆儿快下床来。”张氏道：“我起床不得。”上官道：“罗郡侄儿侄女看你来了。”张氏闻听又悲又喜道：“待我扎挣起来。”气吁吁移下床时，险些昏倒。拄着拐棍，慢慢行来。说道：“我儿们在哪里？”张家兄妹慌忙迎下草堂向前拦住，说：“我们就到内室

去看姑娘，为何勉强起来，若要劳碌着，反觉不便。”欲要施下礼去，张氏道：“不许你们见礼，是什么风儿吹到吾家，今日相逢，叫人泪下。你二人到来刚刚凑巧，姑侄们见一面也得瞑目。”二人问道：“姑娘病体较前如何？”张氏道：“我这时候如草上之露，风中之烛，难保朝夕。论理这样年纪，也是死得着的，到不必较量。今日我们聚首也非偶然，只是有累你们远来，甚觉不安。”张言行道：“理当问候姑娘，何必挂齿。侄儿到此一则探望，二则要贸易他乡，只是牵挂妹妹无人照料，意欲把我妹妹与姑娘做一螟蛉女儿，不知姑娘意下如何。”张氏道：“这也使得，但未晓侄女肯与不肯，再作商量。”秋联道：“哥哥既有此心，在家何不与妹妹商议明白呢。”张言行道：“非不与妹妹说明，恐先与你告知，你不肯来，却耽搁了我的买卖，故此相瞒并无别意。况且姑娘这里胜似咱家十倍，晨昏相依，倒觉便宜。过来拜了父母罢。”秋联低头沉吟，心中自思，如不依从，是背长兄之命，无依无靠，一旦做了螟蛉，又恐怕将来没有下梢。正自辗转不定，只听哥哥又来催促道：“过来快些拜了爹妈。”秋联无奈何，只得跪倒庭中拜了四拜。满眼含泪，却不好出声啼哭。起得身来，张言行随后也就双膝跪下道：“我妹妹虽渐成人，但四德未备，还望当亲生女儿教训。俟侄儿时来运转，倘有发达日子，不敢辜负大德。”拜了两拜，侯上官扶将起来。张氏道：“我是姑娘与她亲娘相争多少，你的父与我又是同胞，自然久后择个才郎招赘吾家，到老来时相为依靠，岂当外人相待。”侯上官接口道：“我两口儿又无男，又无女，冷冷清清。得侄女为螟蛉，与亲生何异。将来得个美婿，结成婚配，我二老临终，难道他不发送我们。算来真是两全其美，难得难得。”不觉手舞

足蹈起来。张言行又从怀内掏出五十两银的包袱，放于桌上，说：“些须几两银子，权为柴米之资。”侯上官不肯，道：“你拿在路上盘费，我家中自会摆布。”张言行道：“侄儿还有剩余，不必推辞。姑娘姑爹在上，侄儿就此告别。”侯上官道：“贤侄多住几天再去不晚。”张言行道：“起程在即，不能久停。”侯上官道：“既然如此，不敢强留了。”张氏道：“我抱病在身，不能送你。侄儿在路须晚行早宿。逢桥须下马，临渡莫争船。牢记牢记。”张言行道：“多蒙姑娘吩咐，侄儿晓得。此去自有经营，无烦挂念，就此拜别。”秋联上前扯着衣衫道：“哥哥千万保重，须早去早归，断不可久恋他乡，使妹妹盼望。”不觉流下泪来。张言行道：“非是做哥哥的忍心远离，总因心怀不平，又有要紧事相约，不久几月就来看你，不必伤惨。在此好生服侍姑爹姑娘，哥哥在外亦好放心。”说完，把马牵出大门以外。侯上官随后拿着酒壶酒杯说道：“我与贤侄饯别，多饮几杯，以壮行色。”张言行道：“又蒙姑爹厚爱，待我领情。”接过杯来，连饮三盅，拜辞上马而去。正是：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侯上官看着走得远了，方才把门关。回到内室，满面堆欢道：“不料今日有此喜事，婆儿你收了女儿，早晚有了依赖，侄儿又留下这些银子，我想坐食山空，也非长策，不如再凑办几两银子，并这五十两，出门做些买卖，得了利息，才好过得日子，岂不更好。”秋联道：“母亲当这时候，爹爹还去做买卖，不如在家相守为正。”张氏道：“哎！此话你莫向他说。如今有你伴我，任他去罢。你且扶我睡去。”秋联应声：“晓得。”遂各安寝。过了数日，侯上官打整行囊，并带资本，又拿着刻名刀，

以防不虞。出门经营去讫，落得母女在家相敬相爱。这张氏逢了喜事，倍觉精神，病体渐渐安和了。

不知张言行归山，侯老儿贸易后来如何，待后分解。

第 三 回

姜老图财营贩米 贾婆逼女自斫柴

且说罗郡中奎星街，有一姜公。名韵，表字德化。为人良善，处事老诚。娶妻刘氏，贤慧端庄。生下一女，因月间缺乳，觅寻奶娘代为抚养这女儿，起名秋莲。长到十五岁上，真个是身材窈窕，容貌端方。不料母亲偶染时疫，竟而亡故。

时下秋莲，幸有她奶娘晨夕陪伴。姜公因无人料理家务，又继娶了个二婚贾氏。这贾氏存心不善，性情乖张，碍着丈夫耳目，勉强和顺。一日独坐房中，暗自思量道：“我自从嫁到姜门，并未生下一男半女。只有丈夫前妻，撇下一个女儿，从小娇养惯的，唯在房中做些针线，一些杂事并未一件替替老娘。平日说她几句，我丈夫又极护短，不许罗唆。我常怀恨在心，又不好说出口来。若是我亲生女孩，自然有一番疼热，她是旁人生的，终不与我一心。几次要磨难于她，只是无计可施。这却怎么了。哎，既有此心，终有那日。”正在自言自语的时候，忽听丈夫敲门，慌忙答应道：“来了。”开开门，迎着面说道：“今日你回来，为何这等慌张？”姜韵道：“婆儿你哪里知道，运粮河

来了一桩买卖，我已雇下车辆前去装米。急取银两口袋来。”贾氏道：“既然如此，我去取来。怎不与女儿说声？”姜韵道：“三五日就回来，何必说与她知。我去后须要小心门户，不可多事。”贾氏答道：“这个自然，何劳吩咐。”

打发丈夫出去，把门闭上，转回身来，坐在房中道：“趁老头儿不在家里，不免叫女儿出来，挫磨她一番。她若不服，饱打一顿，出出平日闷气，有何不可。”遂高声喊叫道：“秋莲哪里？”这秋莲正在闺中刺绣鸳鸯，忽听母亲呼唤，急出绣房，应了一声。只觉喊叫声音有些诧异，未免迟迟而行。又听贾氏大叫道：“怎么还不见来，气杀我也。”秋莲闻听，遂叫声：“奶娘快来。”奶娘走来问道：“大姐为何失惊呢。”秋莲道：“母亲前边发怒，怎好见面。”奶娘道：“虽然发怒，哪有不见之理，小心过去才是。”秋莲胆怯心惊，见了贾氏，道了万福。贾氏道：“万福什么，三文钱一斤豆腐，可不气杀我也。”秋莲问道：“母亲因何生气。”贾氏道：“你还不知郊外有许多芦柴，无人去斫，何不叫人发燥。”秋莲道：“母亲不必性急，何不雇人去斫来。”贾氏道：“哪有许多银钱雇人，我想你倒去得。”秋莲道：“母亲，孩儿闺中幼女，如何去得。斫柴倒也罢了，恐怕旁人耻笑。”贾氏道：“这是成家所为，有什笑处。”秋莲道：“孩儿只会刺绣，不会斫柴。”贾氏大怒道：“哎，你敢违母命么。”奶娘上前劝道：“老安人息怒。大姐从来不出闺门，斫柴如何做得。”贾氏睁眼道：“老贱人多嘴，还不退后。秋莲，我问你去也不去？”秋莲道：“孩儿实不能去。”贾氏大怒道：“你敢连说三个不去。”秋莲道：“孩儿不敢，只是不去。”贾氏把脚一跺道：“哎哟，了不得了！你又不是宦家女，因何朝夕不出闺门，娇生惯养，一点

不像庶民人家行径，生活之计，全不关心，岂不气杀了我。”秋莲道：“奉劝母亲暂息雷霆，容孩儿细讲。二八女子，理宜在闺房中做些针指，采樵的营生，自是精壮男儿，才做得着。我平日是柔弱闺女，其实不敢应承。还望母亲思想。”贾氏道：“应承就罢了，如不应承，取家法过来，打个样子你看。还是去也不去？”秋莲满面通红道：“打死也不去。”贾氏道：“你还是这等性硬，小贱人好大胆，还敢嘴强。母亲面前，怎肯容你作怪装腔，全然不听我的言语，实难轻饶。我如今就打死你，料也无妨。”秋莲道：“就打死我，也不去得。那桑间濮上，且莫论三街两巷人谈笑，即是行路的人也要说长道短。况且女孩子家弓鞋袜小，如何在郊外行走。望母亲息了怒，仔细思量便了。”贾氏道：“凡我叫你作事，定然违背。大约是你不曾受过家法，习惯心胜，才这等狂妄。”奶娘在旁劝道：“大姐是嫩生生的皮肤，怎生受得这样棍棒。全仗老安人格外抚养，若是少米无柴，老奴情愿一面承当。请老安人且息怒，待我替大姐拾柴如何？”贾氏道：“你怎么替得了她，她去也少不得你。秋莲还不去，去则便罢，不去定要打死。”奶娘道：“大姐不必作难，我与你同去罢。”秋莲没奈何，说道：“母亲，孩儿愿去。”贾氏道：“既是愿去，你且起来。这是镰刀一把，麻绳一条，交与奶娘同去。下午回来，要大大两个芦柴，若要不足，打你个无数。阿弥陀佛，贪训女儿，误了佛前烧香。待我上香去便了。”奶娘方劝秋莲回房，快且收拾郊外走走。秋莲不敢高声啼哭，唯暗暗落泪而已。正是：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

不知秋莲与奶娘怎样打柴，所遇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 四 回

秋莲女畏逼离阁 春发郎怜情赠金

话说姜秋莲忍气吞声回到绣房，罩上包头，换上蓝布衫裙，紧紧系绦，奶娘拿着镰刀、麻绳、扁担，两人哭哭啼啼离了家门。这秋莲从未出门的绣女，走到街前，羞羞惭惭，低着头儿。只得扯住奶娘的衣袖，奔奔跑跑，走出庄村。举头一望，四野空阔，一片芦苇，正是深秋天气。怎见得：

芦叶汀洲，寒沙带浅流。数十年曾度南楼。柳下系船犹未稳，能几日又到深秋。黄鹂断矶头，故人能见否。旧江山，都是新愁。欲买桂花重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右调《唐多令》

奶娘道：“前面就到芦林，大姐快走。”秋莲眼中流泪道：“奴家不知哪世罪孽，今日遭此折挫。若我亲娘尚在，安能受此。不如寻个无常，倒是了乎。”奶娘劝道：“大姐休说此话，古人先苦后甜，往往有之。暂且忍耐，不必伤感。”说话中间，二人已到芦边。奶娘道：“大姐你且坐在这边歇息，待我去斫柴。”秋莲依从，坐在草地，想起自己苦处，未免啼悲。这且按下不提。

却说李春发，与张言行约定在乌龙冈上送别。次日起来，用了早膳，乘着白马，行到冈上，下得马来。等不多时，只见张言行策着马走到跟前，慌忙离鞍道：“贤弟真信人也。”李春发道：“我们知己相交，岂同别人。”两人遂把马拴在垂杨柳下，草地而坐。李春发道：“仁兄到寨，须要相机而行，不可久恋，恐生祸端。”张言行道：“愚兄满腔愤恨，无处发泄，定要做些义气事才畅心怀。”李春发道：“但愿仁兄如此，无烦小弟叮咛。”张言行起身来说道：“贤弟只管放心，他日相逢，自见明白。这路旁非久谈之所，古人云：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愚兄就此告辞。”李春发说：“遵命了。”张言行将马解开，飞身上去，拱一拱手说：“愚兄去也。”李春发立在冈上，又目送了一回，看不见踪影，方才自己上马旋转归家。也是天缘有分，恰好在芦林经过，忽抬头望见一个老妇人拾柴，一个幼女坐在尘埃不住啼哭。停住马，仔细向秋莲一望，心中惊讶道：你看此女，生得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年纪不过二八，天生俏丽，并非小户女儿。不在闺中刺绣，却在这荒郊外，泪眼巴巴，真个诧异，其中定有缘故。不免下马，向老妈妈问个端底。遂滚鞍下马，向着奶娘道：“老妈妈，小生有礼了。”奶娘答礼道：“这个君子，非亲非故，向我施礼，却是为何？”李春发道：“老妈妈身后那位大姐，因何在此啼哭？”奶娘答道：“她是我家大姐，我是她的养娘。我主仆在此拾柴，何劳君子盘问。”李春发赔笑道：“如此小生多口了。”奶娘道：“真个多口。”李春发背身说道：“你看她恶狠狠的直言应答，决非路柳墙花了。细看她云髻齐楚，身体柔怯，尚是未出闺门的幼女，为何在此采樵，甚觉不伦。既是拾柴，又何必啼哭？内里定有蹊跷，还须问个明白。